

第一章 祸起萧墙

十三翼之战 谁是蒙古草原的英雄

公元 1193 年秋天，年仅 32 岁的蒙古可汗铁木真终于迎来了一场恶战。这是富有草原苍狼之称的铁木真即位可汗宝座之后第一次遇上蒙古各部族联手对他实行的大规模讨伐。当时，他的内心是充满许多感慨的，当然他也明白这场十三翼之战的背景。

铁木真于 4 年前即汗位之后，就极力维护和变通蒙古统一，可以说他的一切主张和作法是很利于民族团结的。他先后派人四处游说，争取使草原上的各部落都服从他的领导。然而，像蒙古这样一个因战争仇恨而不断团结又不断分裂的庞杂民族体系，要想人人都归属于他，那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铁木真的游说者对他的义父王罕说：

“铁木真经过 15 年的艰辛努力，已成为蒙古诸部中实力最强大的人了，他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只有他才能解决各部落的相互残杀，可以一统蒙古。”

王罕略加思索，接着回答：

“蒙古民族不能没有汗，铁木真为汗很好。天地神祇都同意他当汗，这是天神指示的。”

站在王罕身旁的另一个部族首领扎木合却很生气。他望着那

位铁木真的劝说者说：

“大家心里清楚，当年我拥有多少财富，多少人马，他铁木真拥有多少，如今拥他为汗的人，大多数都是从我的阵营里被他骗去或抓去的，他能坐稳当吗……”

扎木合对铁木真的嫉妒是很强烈的，但是扎木合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认为总有自己能战胜铁木真的那一天。

后来，他和铁木真决一死战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有一天，扎木合的弟弟给察儿乘着茫茫黑夜前去偷盗铁木真汗部属拙赤塔儿马刺的马群时，被对方追击，不幸中箭身亡。消息传到扎木合耳朵里，他怒不可遏，新仇旧恨燃起了他熊熊的复仇火焰，于是立即召集和联合 13 个部落约 3 万兵力，向铁木真开战了。

铁木真得知 13 部落袭击他的消息时，这 13 部落的 3 万人马已沿着额尔古纳河向西开进，部分先头部队已越过了刺兀惕土儿合兀山，来到铁木真所属的辽阔的草原上。

面对这种紧张情况，铁木真立刻组织他的队伍准备应战。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铁木真认为，这次战争对自己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对方虽然兵力强大，但是处于进攻地位，利于发挥自己惯用的防备作战优势。他还认为，这次作战的对方主将博尔赤、裘尔灭、合撒儿、别勒古台等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于是，铁木真就怀着侥幸心理开始了自己的战斗布置。

战火搅乱了草原上平静美丽的生活，铁木真所属的部落全民皆兵，组成 13 古列延，约 1.3 万人，沿翰难河南岸向怯绿连河北岸及奎屯河流域开始布防，用以迎击扎木合的联军。

13 古列延即 13 翼的意思，为古代蒙古作战布防的种类。翼者圈也，蒙古人集团移居或征战时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夜间宿营，将勒勒车布成一圈，组成环形车阵，人畜居其内，首领位于中央，作为防护屏障，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其作用如同现代的支撑点式

的防御。

两军交战于答兰巴勒主惕附近的平原上，顿时使静谧的草原披上了骚动不安的色彩。根据铁木真的布防情况来看，这位曾经经历过不少战争的年轻首领把用弓箭武装起来的妇女、童子军及少数兵力主要用来担任防御任务，主力部队则居于圈子之外，编成横队，布成了冲击队形。

战幕拉开之后，铁木真面对着节节推进的 3 万敌军，心情顿时低落下来了。苍凉的草原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人们的喊叫声、战马的嘶鸣声，连同那短兵相接的兵器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烈的气流，在铁木真的耳际回旋着。

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他那些穿着臃肿的部下大都面容憔悴，行动迟缓，瞅上去毫无一点士气。

开战还不到半个小时，13 族的人马就攻破了铁木真的阵地。铁木真两眼圆睁，望着败下阵来的队伍，对天长叹一声，只好怀着十分沮丧的心情下令全军撤退了。

铁木真的队伍终于在忙乱中撤退到了杂草丛生的哲列捏峡谷。扎木合的追兵追了 200 余里之后也停下了。铁木真凝视着烟火弥漫的家园，悲愤之心油然而生。

这是他生平吃的第一次败仗。这次作战使他看到了扎木合的真正野心和残忍。扎木合未追上铁木真的主力队伍，回军路过赤那思地区时，将归属于铁木真的赤那思族所有人员都抓了起来，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拷打之后，将这个部族所有酋长全部杀死，放在十几口大油锅里炼了油。

这时，一位部下喘着粗气从一匹黑马上跳下来，东倒西歪地跪在铁木真的面前报告：

“扎木合将我 13 翼指挥官捏兀歹氏酋长察合史逮捕后，又把头砍下来拴在马尾上示众。

铁木真的脸色更加铁青了，他望着已经开始流泪的众多队伍，一掌将一根拴马柱打歪，沉思了一会说：

“各位父老，列位弟兄，扎木合如此残无人道，他的做法已经违背了天神的意愿，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去讨伐他。”

铁木真的语言打动了许多准备各奔前程的人心。原来，许多部族的人对扎木合的无理搔扰充满怨恨，通过这次耳闻目睹又更加增添了对扎木合的厌恶。于是都纷纷表态，誓死也要归心于铁木真。

铁木真率领残部继续在峪谷中走着，接着兀鲁兀惕氏的主要将领和忙忽惕氏的忽亦勒答儿都率领他的队伍投奔了铁木真，此外，一直为扎木合效忠的晃豁儿坛氏的蒙力克也带着他的七个儿子归附了铁木真。

行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平时沉默寡言的铁木真望着这些归附于他的善射善战的将士，脸上渐渐绽开了微笑。骑在马背上的铁木真瞅上去腰杆也比以前挺得更直了。

铁木真怀抱荆棘的童年

铁木真仍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苦心经营着自己的队伍。那些前来投奔他的人，许多都是从前在他父亲死后投靠了扎木合的人，严格说，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叛逆，可是，铁木真对他们的到来都是张开自己的双手来欢迎的。当然，他对这些人也并不是都完全放心。他知道，在这片大草原上，除了他，还有脱里·王罕、扎木合及塔塔儿四大势力分割着局面。战事平静了，但新的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几乎是从

征服、掳掠等相互厮杀中不断强大的。由于战争的兼并和同化，关于蒙古的起源是很难考证的，可以说蒙古族是一个没有纯血统的民族。如匈奴强盛时，许多弱小部族，全部被兼并同化变成了匈奴，鲜卑、突厥的壮大也是如此。

蒙古民族的发展是很复杂的，那么蒙古的始祖究竟是谁呢？据传说，大约在 2000 多年以前，蒙古人被突厥部落打败后，从战火中逃出来的两男两女，跋涉到水草丰美、景色迷人的额尔古纳河。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人员逐渐增多，人们于是就开始离开这块美丽的土地西迁了。

后来，来到干难河畔定居下来的那个叫孛儿帖赤那的年轻人，便是铁木真的祖先。

公元 1162 年，一个小男孩在蒙古包里呱呱坠地。这个小男孩的出世使那位名叫诃额伦的美貌女子欣喜不安，这时候，孩子的父亲并不在身边，他正和部落里的男性在十里之外的荒滩上和塔塔儿人作战。

20 出头的诃额伦望着刚出生的婴儿深感诧异，这小男孩脸色红润，双眼圆睁，相貌十分异常，更奇怪的是他的右手里还捏着一块凝固了的血块。

诃额伦只好派人到战场上向孩子的父亲也速该禀报。

一般来说，过着长期的游牧生活的蒙古男人，都对妻子的怀孕并不十分关心，何况这个孩子不一定就是也速该的。

那位向也速该报信的老仆人来到前沿阵地时，也速该正在砍杀那个叫铁木真的俘虏，他望着杀人的场面一直不敢把诃额伦生孩子的事告诉也速该。

也速该喝完一大碗烧酒，走过来问那个老仆人：

“家里有事吗？”

老仆人说：“夫人生孩子了。”

“是男还是女？”

“男的。”

也速该笑了，笑完之后对老仆人说：

“为了纪念胜利，按照祖先的传统，孩子是以被俘酋长的名字命名的，刚才我杀的那个酋长叫铁木真，孩子就取名铁木真吧，你火速回去传达我的意思。”

第二天黄昏，老仆人赶回蒙古包，向诃额伦传达了也速该给孩子起的名字。

就这样，这个连母亲都不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的婴儿，以铁木真的名字在草原上生存下来了。

若干年后，当铁木真渐渐懂事，知道自己出生的真实情况时，内心又充满了许多伤感，因为，他懂事了，也不情愿去当着母亲的面追问自己的生父是谁，这团迷雾几乎伴随了铁木真的一生。

关于铁木真母亲与也速该的结合之谜传说很多。据说有一天也速该和他的几个弟兄在草原上放鹰，看见有群穿着打扮相当华丽的迎亲队伍正朝他走来，新娘子形体丰满，楚楚动人，那双潭水般的大眼睛引起了也速该奇妙的联想，也速该目送着迎亲队伍从自己身边走过后，便立即号召他的几个弟兄去抢亲。

通过一场交战，这位美丽无比的新娘子终于落入了也速该的怀抱。

这个女子出生在干勒忽纳兀惕部，曾经被几个部落的男人抢去过，当然她那丰满的身体也就被许多男人侵犯过了。

在古代蒙古史上，抢亲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因此，诃额伦对于被也速该最后一次抢来当了妻子表现很从容。她年轻漂亮，温柔贤慧，夫妻之间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铁木真的童年并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么美好，他几乎是在飘忽不定的生活和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长大的。

那时候，游牧部落没有土地，没有固定的居住区，为了寻找好牧场，一年之中往往要搬迁好多地方。

这片土地是美丽的，它是游牧民族的家园。蒙古草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山脉，北达贝加尔湖以及叶尼塞河，东西长 1500 公里，南北宽 1000 公里，地域辽阔，草丰水美，有山脉、丘陵，也有平原和戈壁。每到夏季，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绿草如茵，空气新鲜，阳光明媚，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有牛、有马、有羊、有人的富有情趣的自然风情。

马是这些蒙古人的命根子。他们搬迁用马，出外打猎用马，进行相互残杀战争更要靠马。他们喝马奶、吃马肉、饮马血，和马相依为命。蒙古马从形体来说并不高大，其速度无法和阿拉伯马相比，然而，蒙古马的持久耐劳能力，则是世界上任何马种都比不了的。虽长途跋涉，不定时饲养，缺乏休息时间，但仍能保持相当充分的体力。

蒙古人的养马方法是很奇特的，据《黑鞑事略》记载：

自初春罢兵后，凡出战好马，並恣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许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运而出战。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等中吃水草，不成膘而生病，此养马之良法。南人反也。移刺者，马公（种马）也，不曾扇，专管骡马孕，不入扇马队，扇马骡马各自为队也。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队，只两兀刺赤（典马队的侍卫）管，手执鸡心铁挝以当鞭杆，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刺赤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之帐房前，少顷，各散去。每饮马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各以资次先后，于于自来，饮足而去，次者复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运挥铁挝，（马）俯首驻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其骡马孕，

每移刺马一匹，管骡五六十匹。骡马出队，移刺马必咬踢之，使归。或他孕移刺马踰越而来，此孕移刺马必咬踢之……

铁木真童年时曾经为找回被盗的马而饱尝了人间辛酸。那时候，蒙古人的文化还是很低落，生产也很幼稚，大概只有一些铁匠和工匠等专业，经济也很落后。那时候，蒙古社会是以父系为中心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子的地位相当重要，只有部族酋长的长子，才可称别乞（Beki）。别乞可以着白衣，骑白马，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但是，家里财产的继承权却不属于长子，而属于次子。孩子长大成人，都要自立门户。蒙古人都笃信天命，无论干什么事情，必说是奉天命而为，饮酒必先酹天，最怕雷声，闻雷声而不敢出门，说是天叫。萨满教当时在蒙古人中很有市场，该教信奉天上诸神，认为天堂是上界，诸神所居。地面是中界，人类所居，地狱是下界，恶魔所居。

由于游牧民族是在相互掠夺、相互吞并中生存的，因而家族的复仇观念是很强烈的。

铁木真就是在这种落后而又充满家族仇恨的环境中长大的。铁木真9岁那年，诃额伦遵照也速该的安排，带着他去她的娘家斡勒忽纳兀惕部落，准备找结婚对象。

这次跟随母亲去省亲，对铁木真来说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对外面的精彩世界很感兴趣。9年来，他所看到的只是那片落后封闭的苍凉草原，这次旅行，沿途的森林、河流、溪谷深深地吸引了他。

他们一行数十人翻过扯克彻儿山时，恰巧遇上了弘吉刺部族的首领德·薛禅。这两个部族的人虽是第一次见面，双方谈得都很投机。当德·薛禅知道诃额伦此行的目的后，便盛情邀请他们改道去他的部落，因为他对铁木真很赏识，有把自己女儿许配给

他的意思。

铁木真的母亲知道弘吉剌部族是很富裕的，也就爽快地答应了这桩婚事。

弘吉剌部族是蒙古诸多部落中最接近长城的。由于金国文化的影响，该部落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人们生活方式也和铁木真家乡的不同。德·薛禅的女儿年方 10 岁，叫孛儿帖。她美丽大方，深受铁木真的母亲的喜爱。

在这个迷人的部落住了几日之后，铁木真的母亲完全赞同儿子的婚事，准备等几年就把孛儿帖迎娶回去，但德·薛禅却不愿意让铁木真再离开了。他对铁木真的母亲说：

“我真诚地希望你儿子能留下来，一可以和我们部落的人亲近，二可以在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铁木真的母亲顺水推舟，说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客气话后，就把儿子留下来。

铁木真 13 岁的那年春天，他的父亲被塔塔儿人毒死，于是就流着泪，离开了弘吉剌部族，回到自己的家园。

从此，铁木真便和塔塔儿人结下了家仇。

也速该的死，对铁木真来说是件很不幸的事。他回到家之后，看到的是一幅众叛亲离的苍凉景象。原来归属于他父亲的部族都遗弃了他们一家，去投奔别的首领去了……

铁木真通过后来的 13 翼之战，想到了自己充满辛酸的家世和童年，也想到了自己的将来。一股复仇之火在他的内心燃烧着，他梦想一统蒙古，但要真正实现这个理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族人权力之争引起的仇杀

四年之后，铁木真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但他在蒙古的诸部落中统治地位并不稳固。

归属于他的几个部族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了。主儿勤部时常违背合汗时的盟约，对铁木真进行各种威胁，该部落的首领从内心来说并不甘心服从铁木真。这件事铁木真心里也是明白的。他从主儿勤部砍伤别勒古台、殴打他的部下、搔扰其他部族的举动中，已看出了该部族首领撒察别乞和泰出的野心。

铁木真为了寻找向主儿勤部开战的机会，在一次讨伐塔塔儿人的小规模战争中，他下令让主儿勤部的队伍参战，撒察别乞兄弟正如铁木真预料的那样，并没有执行他的命令，而且还乘铁木真出兵之机，派人偷袭了铁木真的大后方。

主儿勤部将铁木真的留守处抢劫一空，杀死无数无战斗力的老人和妇女，使铁木真苦心经营的营地变成了废墟。

撒察别乞的这种做法一下激起了铁木真的满腔怒火，他没有想到像主儿勤部这样的部落会有这么大的胆量。

铁木真立即回军，下令讨伐主儿勤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铁木真的几个弟弟复仇之心尤为迫切，不到一个小时，铁木真的队伍就把主儿勤部包围起来了。

撒察别乞兄弟正在一座蒙古包里和几名妖艳的女人调情，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时，一名反穿破皮坎肩的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

“铁木真的大军已经打到咱们下来了。”

“什么？”撒察别乞惊跳起来，鼓着眼睛问。

“铁木真来了”那位报告人说。

“都给我上！”撒察别乞一手提着裤腰，一手提着弓箭冲出了营帐。

面对全副武装的铁木真大军，撒察别乞挣扎了一会，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惊慌失措地冲出包围圈朝河边逃去。

主儿勤部失去指挥官后，毫无抵抗能力，不到一刻钟功夫就全部被铁木真俘虏了。

铁木真站在主儿勤部的一个土包上，在命令部下打扫战场时说：

“我铁木真以一统天下，为人类造福为天职。不计前嫌，不咎过去，希望被俘将士及其家人不要害怕，只要你们听从我的，不再造反，保证人人有饭吃，有马骑，有衣穿。”

穿着邋遢的被俘人员神情呆板，望着铁木真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仍直打哆嗦，他们不大相信铁木真的话。

部落里很宁静，除了人的脚步声外，再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铁木真望着站在一颗小树下的四名骨瘦如柴的儿童，又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他对自己的一个大胡子部下说：

“看来这几个孩子是孤儿，你去把他们给我领过来吧。”

铁木真把这四个孤儿带回家交给母亲收养，若干年后，这几个孤儿都成了他的得力干将。

后来。铁木真终于实现了复仇的愿望，于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抓住了撒察别乞兄弟，当场砍下了他们的脑袋。

铁木真消除了心头的隐患，灭了主儿勤部，又接着镇压了几个违背他意愿的部族首领，渐渐稳固了政权。然而，他要统一蒙古，仍面临着战争。

总而言之，像铁木真这样一个以崇拜英雄，醉心尚武精神的

统治者，是残酷的战争把他推到了历史舞台上。

铁木真灭了主儿勤部，表面上看，内患消除了，日子也基本太平了，但是，当时与他争汗位的人还是不少，如泰赤兀惕氏族等。这个部族力量强大，是铁木真的有力对手。

1200年，泰赤兀惕氏族和铁木真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该部族的主要首领豁敦斡儿长、阿兀山巴阿图儿、忽邻儿巴阿图儿等通过聚众密谋，终于将队伍拉到干难河滩上，与铁木真开战。

铁木真得知情报后，立即动员自己的队伍，同时还派人邀请了王罕于萨阿里客额儿，两军联手，共同打击泰赤兀惕部。

泰赤兀惕部失利后，退至月良兀秃刺思略加修整又向铁木真发起了第二次攻击。

这次攻击的来势是很凶猛的。几十年以前，泰赤兀惕部族的首领塔儿忽台，为争夺蒙古部落首领，曾和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巴阿图儿结下冤仇，也速该被人害死后，泰赤兀惕部族认为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该部族头人对众叛亲离、生计陷入困境的铁木真一家不断地进行追杀。聪明刚强的诃额伦带着铁木真兄妹，奔波于干难河畔。采摘野果，生活十分艰难。

幼年丧父的铁木真对泰赤兀惕部族人怀恨在心，发誓将来一定要当可汗，一定要将这个部族首领的头砍下来。

苦难是一杯烈酒。

苦难是一杯酹茶。

苦难促使铁木真成熟。

铁木真的成熟，更加加深了泰赤兀惕部首领对他的仇恨。他唯恐铁木真会像他父亲当年那样，拥有众兵，当上蒙古头人。

关于铁木真与泰赤兀惕部族人的恩恩怨怨，是有许多复杂的

背景的。

铁木真面对泰赤兀惕部采取两面夹击的攻势，对他的弟弟说：

“敌人是很难对付的，他们接二连三地攻击咱们，是想置咱们于死地，你们有啥办法吗？”

孛干儿出年轻气盛，挥着长矛说：

“这些贼人，想阻止我们恢复祖业，我们要和他们决一死战，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铁木真不完全赞同弟弟的观点，他说：

“在强大而又诡计多端的敌人面前，要讲策略。你们都很勇敢。但光靠这不行，要多联合力量，以图胜利。”

孛干儿出说：“王罕答应出兵，但根据实情来看，他很狡猾，派来的援兵很少，没啥战斗力，这次应该再去促他出兵才是。”

铁木真说：“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周围各部族的情况来说，只有去联合克烈亦惕部和扎答兰部。这两个部族的头人都是父亲当年的部下，又和咱们是同一个祖先。”

铁木真的弟弟孛干儿出奉命到达克烈亦惕部。该部首领王罕同意了铁木真的请求，他对孛干儿出说：

“泰赤兀惕部刁横无理，以重兵来威胁你们，这是我们同族的耻辱。你们放心，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对付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你火速回去让铁木真布阵吧，我的援兵随后就到。”

干难河畔又一场战争开始了。

泰赤兀惕部的主力骑兵大队，开始进攻时气势还是很凶猛的。战马的嘶叫声在河畔萦绕，马蹄声震得地皮都在颤动，浓烟、尘雾交织在一起，弥漫着整个峡谷。

铁木真这次采取的是防御战和机动战相结合的策略。他首先按照防御战的传统作战方式，摆起了环形车阵，以山包和树木为依托，用小部分兵力阻击敌人。

同时，他又和王罕的援兵联合起来，将主力部队兵分两路，从敌人侧翼进行包抄进攻。这种机动战术是根据当时的地理条件决定的。

一开始，泰赤兀惕部的骑兵主力在河滩上还横行无阻，损失并不惨重，但当他们突破第一道环形阵渐渐进入乱石交错、杂草缠绕的峡谷后，骑兵的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了。

铁木真迅速改变战术，变被动防御为积极进攻。按照地理环境实施机动布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与泰赤兀惕部展开了厮杀。

泰赤兀惕部的主力被重重包抄，大部分士兵被俘，头人之—的忽都塔儿当场丧身。

首领敦干儿长等人在众部四处弃甲逃散的局面中，只好带着百余人的残部，逃进了地势险要的巴儿忽山谷。

从此，泰赤兀惕走向了灭亡的边缘。几十年后也未能重振旗鼓。

1201年，以扎木合为首的许多流浪贵族重整失败的人马联合起来集结在忽兰也儿吉河畔，秘密偷袭铁木真。就在扎木合的联军准备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的一个部下却偷偷地跑到了铁木真的部落里。

此人形体丰满，蓬头垢面，一连杀伤几名卫兵之后，哭喊着要亲自拜见铁木真。

铁木真背着手，站在四面挂着彩旗的一座气势宏伟的蒙古包门口问：

“来者何许人，这般刁蛮？”

那个被卫兵打倒在地的来者说：

“我叫抄吾儿，是从扎木合那里跑出来的。”

铁木真望着这个脸上有刀痕的人对他的部下说：

“投奔光明，人心所向，赶快把他送到帐房伺候。”

“不，大人，尊敬的汗！”那人东倒西歪地从地上爬起来说。

“还有话要讲吗？”铁木真问。

“报告大人，扎木合已纠集不少队伍，正要偷袭你。”那人回答。

铁木真似乎并不惊讶，也许战争对他来说已经是很正常的事了。

铁木真很自然地走过来，扶着这位来者走进了帐房。

抄吾儿入坐后，就把扎木合的作战计划全部告诉了铁木真。

自从铁木真征服了几个部落后，如今蒙古草原存在着三大部族势力。其一是铁木真部，其二是脱里·王罕部，其三是扎木合部。这三个部族统治着整个草原，均分着 20 余万游牧人口。

由于血缘关系，这几年铁木真部和脱里·王罕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年轻而很有智谋的铁木真，对脱里·王罕相敬如父，每次讨伐别的部落都借助他的一些力量。脱里·王罕所以愿意和铁木真结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二是铁木真富有江湖义气，从不个人独占战利品，每每征战凯旋，都要把一部分好马及财宝分给脱里·王罕。

铁木真面临这场决战，心里忐忑不安。扎木合部的长答金、撒儿古特、伊奇列斯、果尔拉斯、奈曼、塔赤特和翁拉特诸族都能征善战，加之又收编了不少草原流寇，就战斗力而言还是相当强的。

于是，他又请来脱里·王罕共同商讨作战计划。

老将脱里·王罕一见到铁木真就说：

“我的安达啊！面对这场战争，我们应该派同等数目的强壮队伍前去讨伐。”

铁木真回答：“是的，老将军所言极是。”

两人通过研究之后，铁木真决定派他的能征善战的部下阿鲁坦、克察儿、达利台三人的骑兵部队组成第一路军。脱里·王罕决定派他的三支队伍由坎波将军率领组成第二路军。

战火点燃了，往日平静的塞勒河畔到处弥漫着血与火的气息。

一开始这场战争的战线就拉得很长。交战双方都在全力以赴拚杀。塞勒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都流淌着鲜血。

战争进行到第五天黄昏，两军主力相遇，已到了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

这时，扎木合为了保存实力，突然停战，率部向克鲁伦河的下游转移。

铁木真对脱里·王罕说：

“你年事已高，留在这里收拾残部，我率大军去追击扎木合。”

脱里·王罕说：

“孩子呀！你不要对我不放心，我虽然年纪大了点，但对付扎木合还是没问题的。还是你留下来吧。”

铁木真对脱里·王罕率部追击很不赞同，他认为，扎木合阴险狡诈，且又会在沿途勾结其它部族，无论如何自己应亲自上阵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

争强好胜的脱里·王罕说什么也要亲自率领队伍去攻打扎木合。

铁木真只好留了下来。

脱里·王罕率一万余名军队火速朝克鲁伦河的下游开进。

为了堵截扎木合的援军泰亦赤兀部族，铁木真把伤号安顿完之后，又率两万余人朝泰亦赤兀人的根据地走去。

铁木真把队伍分成几路，形成包围圈，实施对他的世敌泰亦赤兀人的环形夹击战术。

战事越演越烈，鄂嫩河下游几乎成了火海。铁木真不幸中箭负伤，几名卫兵把他从前线背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战火基本上平息了。泰亦赤兀部人四处逃散，不少人自动投降来到铁木真阵营。

铁木真这次的举动是很反常的，他的部队铲除了这个部落后，将所有战俘不分男女统统杀掉了。

这时最让铁木真欣慰的是，脱里·王罕也打败了扎木合部。

这次作战的胜利，使铁木真和脱里·王罕在分配战利品及地域划分上产生了矛盾。

脱里·王罕率部回来的第三天，按照双方的约定前往铁木真处研究战后事宜。但当这位老将走进铁木真的营地时，就觉着不对劲。那座被风吹得呼呼作响的蒙古包周围布满了卫兵。脱里·王罕独自走进去对铁木真说：

“咱俩人合作打败了扎木合和泰亦赤兀部，为何要采取这种会谈方式呢？”

铁木真没有回答。

这是蒙古族草原上两个最有实力的统治者的会谈。

由于这次战果辉煌，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要想把一切东西分平均是一件很头痛的事。

老将军脱里·王罕说：

“孩子，我俩轮流说出一个自己想要的部族的名字，你先说吧。”

铁木真似乎很谦虚，他望着脱里·王罕说：

“你这次劳苦功高，打败了扎木合，还是你先说吧。”

脱里·王罕并没推辞，说：

“我先要弘吉刺。”

弘吉刺部族风景如画，经济发达，是蒙古草原最富裕的部族。